

- 黑衣社
- 漕渠魅影



央视同名电视剧小说版

钱雁秋 著

# 狄神 仁杰探

III

下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央视同名电视剧小说版

钱雁秋 著

# 神探 狄仁杰

III

下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# 目录

## (下 册)

### 第二部 漕渠魅影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六章   | 狄仁杰微服访邗沟 ..... | 465 |
| 第七章   | 狄仁杰智断人头案 ..... | 494 |
| 第八章   | 无头尸引发私盐案 ..... | 517 |
| 第九章   | 群仙楼宁氏脱虎口 ..... | 541 |
| 第十章   | 敲山震虎钦差问罪 ..... | 569 |
| 第十一章  | 千牛卫突袭私盐仓 ..... | 597 |
| 第十二章  | 失忆人暂栖卧虎庄 ..... | 622 |
| 第十三章  | 葛天霸毒计赚盐泉 ..... | 648 |
| 第十四章  | 盱眙城狄公察盐荒 ..... | 674 |
| 第十五章  | 狄仁杰神断凶杀案 ..... | 698 |
| 第十六章  | 追根溯源狄公设局 ..... | 724 |
| 第十七章  | 狄仁杰智服何五奇 ..... | 746 |
| 第十八章  | 狄公设计探源私盐 ..... | 767 |
| 第十九章  | 官匪勾结血溅柳林 ..... | 786 |
| 第二十章  | 李元芳客栈遇故知 ..... | 811 |
| 第二十一章 | 连环案破真凶现形 ..... | 832 |
| 第二十二章 | 谋财通匪县令害命 ..... | 857 |
| 第二十三章 | 黑吃黑火并卧虎堂 ..... | 878 |
| 第二十四章 | 覆舟案官匪一网尽 ..... | 904 |

## 第六章 狄仁杰微服访邗沟

楼船已变成一片火海，船身倾斜下沉。跪在船头的李元芳强自挣扎着站起身来。猛地，眼前一黑，身体撞向了右侧船舷外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李元芳的身体重重摔进了运河中，激起一片水花。

李元芳双目紧闭，身体不停地下沉，下沉……

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，狄公猛地从床榻上坐了起来，满头冷汗，身体不住地发抖。他颤抖着伸出手抓起榻桌上的茶碗，不想手一抖，茶碗落地，摔得粉碎。狄公深吸一口气，闭上了双眼。

门声一响，狄春举着风灯走进来，一见舱中的情形，吓了一跳，轻声问道：“老爷，怎么了？”

狄公缓缓睁开眼睛，摇了摇头：“没什么，做了个噩梦。”

狄春望着狄公，不安地问道：“老爷，您没事吧？”

狄公摆了摆手，披衣而起：“我到甲板上走走，你把这里收拾一下。”狄公缓步走出舱房，来到船头甲板上。微风吹过，头脑登时清醒了许多。他松了口气，轻声道，“好在是一场梦……”

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，曾泰走到狄公身旁，将手中的外袍披在他身上。

狄公转过身道：“曾泰，你还没睡？”

曾泰道：“护船使告诉我，这一路之上顺风顺水，因此，两日后便可抵达扬州了。”

狄公点了点头。

曾泰又道：“刚刚我听见您舱房里有动静，这才过来看看。狄春说您在这里。怎么，恩师，睡不着？”

狄公紧皱双眉，神色凝重，缓缓说道：“刚刚我梦见元芳被人杀死……”

曾泰轻声安慰道：“梦由心生。恩师不必过于焦虑，我想元芳定会安然无恙。”

狄公道：“也许是我老了，人老多情啊！”

曾泰道：“恩师，两日后我们便要到达扬州了。按照您的断案习惯，每逢外放必要走访民间，这一次……”

狄公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：“放心，此事我已有计较。”

扬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冲，按唐《地理志》谓之上州。扬州刺史府位于官坊正中，高衙阔门，极尽威严。

二堂内，扬州刺史崔亮伏在公案上写着什么。门声响处，长史吴文登神色惶然匆匆走了进来。

崔亮抬起头道：“文登啊，有事吗？”

吴文登举起手中的移牒道：“江南道黜置使专署牒文，狄仁杰两日后到达扬州！”

崔亮一惊，站起身来道：“什么？”

吴文登将手中牒文往前一递，道：“大人，您看看吧！”

崔亮快步走下案台，接过牒文，飞快地看了一遍，登时倒吸一口凉气道：“来的可真快呀！”

吴文登道：“刺史大人，狄仁杰是有名的老狐狸，心机深重，极具城府，更兼头脑清澈，断案如神，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，咱们一定得做好准备呀！”

崔亮缓缓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文登，你立刻知会刺史府下辖各衙各县的官吏，要他们守口如瓶。”

“是，我马上去办！”

“等等……”

“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崔亮压低声音道：“命人通知铁手团，请他们抓紧行动，尽快找到那封密信。”

铁手团阴森的大堂中高燃烛火，气氛异常紧张。龙凤、云姑、豹冲、蛟刚、犼强、貂清、龟杰、鹿霸、狼拳以及失去了左臂的虎云垂头丧气地站在堂上。

脚步声响，宗主快步从后面走了出来。

龙凤众人躬身行礼道：“宗主！”

宗主来到座前，目光扫视了一遍下站众人，脸上立时有些变色。他沉声问道：“虎云的手臂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只回来了你们几个，其他人呢？”

龙凤抬起头来，嗫嚅着道：“宗主，狮雄、象君、熊煞、貔貅、狻猊、蟒太、豺泽、獬柱、狐危、獐智十位弟兄被杀。虎云兄弟左臂伤残。”

宗主大感意外，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龙凤垂头低声道：“正是。宗主，是我等无能。”

宗主颤声问道：“对方有多少人？”

龙凤轻声答：“只有一人。”

宗主惊呆了，他几乎是喊了出来：“一个人？一个人杀死了我手下十大高手？这，这怎么可能?!”

虎云道：“宗主，大师兄说的是真的。当时我们十九人都在场，若不是大师兄出声示警，虎云这条命也断送在他手中了。宗主，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
宗主喝道：“讲。”

虎云顿了顿：“不是我等无能，实在是此人的武功太厉害了。”

宗主的眼中射出一道寒光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龙凤轻声道：“李元芳。”

宗主脱口惊呼：“是他！”

龙凤点了点头：“正是。”

宗主双目死死盯着龙凤，深吸一口气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你不会告诉我，损伤了铁手团十一位顶尖高手，却没能杀死李元芳吧？”

龙凤赶忙道：“宗主，李元芳已被我等杀死在运河上了。”

宗主轻轻松了口气，缓缓点了点头道：“这就好。李元芳的武功独步天下，我早就有所耳闻。他是朝廷的大将军，狄仁杰的卫队长，杀了他就等于斩断了狄仁杰的左膀右臂……”忽然，他想到了什么，问道，“怎么，李元芳和宁氏在一起？”

龙凤道：“正是。他一路护送宁氏……”

宗主打断了他：“那封密信呢，拿到了没有？”

事到如今，龙凤也豁出去了，抬起头道：“宗主，我们中了李元芳的移花接木之计。而今，宁氏脱逃，李元芳死去，密信不知下落。”

宗主铁青着脸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也就是说，你们没有拿到密信？”

龙凤垂下了头：“是，是龙凤无能。”

宗主缓缓坐在了交椅上。

堂内一片寂静。

可怕的寂静。

良久，宗主缓缓站起身道：“这个世上，好人不会死，坏人也不会死，只有一种人会死，那就是愚蠢的人！我早就告诫过你们，不要做愚蠢的人。”说着，他的目光望向了龙凤，语含杀机地道：“你真的令我很失望。堂堂铁手团大师兄，竟然被对手戏耍得如此狼狈不堪。付出了这么惨重的代价，却未能达成目的。你说，我该怎样处置你呢？”

龙凤的身体微微颤抖着，缓缓跪在了地上。

云姑上一步道：“宗主，此事不能全怪龙凤师兄，我也有很大的责任……”

宗主一摆手，打断了云姑的话。他缓缓走到龙凤面前：“由

于你的无能，致令团内十名高手丧生，一人残臂，这是铁手团从未有过的耻辱！最重要的是，那封事关生死的密信竟然失去了踪迹！我们该如何向雇主交代？”

龙凤自觉难逃一死，道：“是龙凤无能，有负宗主厚望。请宗主开堂降死！”

宗主望着龙凤，良久，发出一声长长地叹息。他转身高喊道：“开堂！”

话音刚落，十名锦衣大汉手托十只盖着红布的香盘奔进堂内，列于宗主身后。

云姑惊叫一声，与豹冲等八人齐齐跪倒，高声道：“请宗主开恩！”

龙凤惨然道：“师妹，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。你们就不必替我求情了，龙凤情愿一死！”

宗主道：“好，敢作敢当，这才像条汉子！”说着，冲身后的十名大汉一摆手，十人将香盘上的红布揭下，露出了里面的十般刑具。

宗主对龙凤道：“铁手团的十般刑具，由你任选一样。”

龙凤抬起头道：“请宗主定夺！”

宗主点了点头：“好吧。”

他缓缓拿起了中间香盘上的短刀。

云姑大叫着跪爬两步道：“宗主，而今正是用人之际，怎可自断膀臂！再有，密信藏在宁氏的身上，而宁氏本人只有大师兄和我才见过，求宗主暂留大师兄性命，继续追查，待事成后再行处置！宗主，请你开恩呀！”

众杀手齐喊开恩。

宗主深吸一口气，狠狠地说道：“这等废物，有不如无！”说着，掌中短刀一挥，寒光闪过，龙凤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。

堂内霎时无声。

宗主缓缓收起了掌中的短刀。

众人齐齐向龙凤望去，只见龙凤的左臂落在地上，鲜血自肩



头狂喷而出。他疼得浑身战栗，却仍然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里。

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堂上一片寂静。

宗主将短刀放在香盘上，对龙凤道：“这条左臂断的不冤吧？”

龙凤紧咬牙关，额头冷汗涔涔，颤声答道：“不冤，谢宗主不杀之恩。”

宗主道：“是云姑救了你的性命。如果不是你曾见过宁氏，现在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。”

龙凤忙道：“是，是。”

宗主道：“留下你的右臂，将功折罪吧！”宗主冲后面摆了摆手，一名锦衣大汉赶忙上前，替龙凤止血裹伤。龙凤脸色煞白，身体摇摇欲坠。

宗主转身走到交椅前，缓缓坐下道：“云姑。”

云姑站起身来道：“宗主。”

宗主道：“以你之见，宁氏脱逃之后，最有可能到哪里？”

云姑道：“此事属下曾细细想过。首先，她肯定不敢回到洛阳家中。其次，与宁氏在一起的，除了李元芳外还有一人，这个人我和大师兄都曾见过，是个小个子男人，讲话带有浓重的扬州口音，可以断定是扬州本地人氏。因此，以属下愚见，宁氏现在很有可能与此人同行，前往扬州附近藏身。”

宗主缓缓点了点头道：“好。你立刻传下铁手令，命扬州附近各县各个堂口全体出动，查找二人踪迹。就是上天入地也要将密信找到！”

云姑道：“是。”

宗主道：“云姑，此事由你负责。刚刚接到雇主传信，狄仁杰马上就要到达扬州。在此之前，必须拿到密信，生擒宁氏！”

云姑高声领命道：“是！”

通往山阳县的崎岖小道，两旁群山耸立，道旁有一片小树林。鲁吉英和宁氏乘坐的马车停靠在林中，马儿闲散地漫步，啃

着地上的青草。不远处，生起了两堆篝火，季虎和车夫坐在靠近马车的火旁，大口吃着干粮。

另一堆火旁，鲁吉英和宁氏静静地坐着，火堆发出劈啪之声。宁氏抬起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鲁吉英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宁氏勉强笑笑，摇了摇头。

鲁吉英笑道：“是不是和我们这些陌生男人夜宿荒郊野外，觉得有些别扭。”

宁氏苦笑了一下道：“像我这样的女人，还有什么资格去嫌恶别人。”鲁吉英愣了，不知该如何作答。宁氏黯然道：“我是想到了自己，想到了一些往事。”

鲁吉英点了点头。

宁氏双目凝视着鲁吉英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鲁兄，相信我，我会害死你们的。”

鲁吉英一愣：“贤妹，此话怎讲？”

宁氏低下头，轻声道：“我，是个不祥的女人……”

鲁吉英笑了：“我说贤妹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！”

宁氏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抬起头缓缓地道：“我自幼出身微贱，随父母四处奔波。幼时曾遇到一位算命的道人。他对我说，我是白虎星下凡，所有沾上我的人都会遭遇不幸。”

鲁吉英笑了笑道：“算命之人的话怎能听信。”

宁氏惨笑了一下道：“我十六岁上父母双亡，现在，丈夫又死了，他的话不是很灵验吗？”

鲁吉英沉默了。

宁氏轻声道：“十八岁，我嫁给了做工部判事的李翰。当时，他虽然只是个不入流的小官，可对于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，能嫁给做官的人，已经算是一步登天了。我们婚后的生活平静和谐，当时我心里非常踏实，想到下半辈子的生活总算安定了，我在睡梦中都能笑醒。然而，随着李翰的官越做越大，我心里也越发忐忑不安。他是个耿直的人，遇事直言，不会拐弯，再加上对上官

从不阿谀奉承。想到这些，又想起年轻时道士说过的话，我真怕有一天，他得罪了哪位朝中重臣，会闹得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。”鲁吉英长长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。宁氏凄婉地道，“而今，我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李翰死了，留下我一个人离乡背井，四处躲藏。”

鲁吉英轻叹一声道：“世事无常，一切都看开些吧。我想，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。”

宁氏抹去腮边的泪水：“我说这番话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是个不祥的女人，我不想拖累你。到山阳之后，你替我找一间客栈住下……”

鲁吉英一摆手，打断了她：“贤妹，这你就把鲁某看轻了。人家李元芳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豁上性命，难道我鲁吉英因为一个算命的胡说八道，便将好朋友置之不顾？不要说李郎中是我的知己，照顾他的孀妻是我分内之事，就是萍水相逢的路人，鲁某也绝不会袖手旁观！我鲁吉英其貌不扬，身无长技，却偏偏要学一学这些英雄豪杰！”

宁氏的眼中充满了感激之情，轻轻地说道：“鲁兄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可是……”

鲁吉英坚定地说：“不用可是了，到山阳之后一切都听我的安排。我倒要看看，你能怎样把我剋死。”

宁氏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：“你真真是个有意思的人。”

鲁吉英也笑了：“好了，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定下心在我家中住下，等候元芳到来，我们好好合计合计，一定要替李郎中讨还公道！”

泪水模糊了宁氏的双眼，她点了点头，哽咽着道：“谢谢你。”

鲁吉英笑道：“又来了，以后你再这么客套，我可要不高兴了。”

宁氏道：“从今天起，小妹就改口叫你大哥吧。”

鲁吉英咧开嘴笑道：“那敢情好，大哥就愧领了。”

宁氏擦去脸上的泪水，轻轻叫了声：“大哥。”

已经入夜，天空中繁星点点。

山道旁的小树林里，鲁吉英和宁氏分躺在篝火两侧，和衣而卧。不远处，掌固季虎和车夫靠在车辕旁早已沉沉睡去。微风吹过，火堆中燃烧的柴火不时发出一阵阵劈啪声。

鲁吉英大睁着双眼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他坐起身来，从身旁拾起一条树枝，轻轻拨弄着柴火，静静地思索着。良久，他长叹一声，从怀里掏出李元芳临行前留下的那封绝命书，轻轻抚摸着。

“怎么，睡不着？”鲁吉英抬起头，说话的正是宁氏。

鲁吉英笑笑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你也睡不着？”

宁氏点点头，翻身坐起来道：“大哥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鲁吉英轻叹一声道：“元芳，你呢？”

宁氏叹道：“我也在想他。为确保我们的安全，他大摇大摆地走水路前赴山阳，虽然他什么也没说，但我心里明白，他其实就是将自己竖成靶子，把铁手团的杀手吸引过去……”

鲁吉英长叹一声，点了点头：“元芳是条硬汉子，不愿意让我们替他担心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他没有感到危险，怎么会留下这封绝命书。”

宁氏颤声道：“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大哥，你说，他，他会不会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，泪水润湿了眼眶。

鲁吉英深吸一口气，抬起头坚定地道：“吉人自有天佑，相信我，元芳一定会出现在群仙茶楼，与我们相会！”

鼓号喧天，旌旗蔽日，扬州码头上人山人海。扬州刺史崔亮、长史吴文登率州衙官吏，漕运使杨九成率漕衙官吏在码头上排成整齐的队列，恭迎黜置使大人。

声势浩大的官船仪仗缓缓停靠在埠头之上，护船使令旗展动，护船卫队飞快地奔下楼船，抛揽安船，置放踏板。钦差卫队

在沈韬肖豹的率领下无声地走下官船，将船队两里范围内团团围裹。紧接着，一声号角，数十名执事举着象征皇帝威权的仪仗卤簿缓缓从二层开了出来。

岸上的刺史崔亮、长史吴文登、漕运使杨九成率上百名官吏撩袍跪倒，口中高呼：“臣扬州刺史崔亮、长史吴文登、漕运使杨九成率合衙官吏，躬请圣安！”山呼之中，众官叩下头去。船上却没有回应。

崔亮略觉奇怪，抬起头偷眼向楼船上望去，只见仪仗卤簿下并没有黜置使狄仁杰的踪影。崔亮疑惑地抬起头来，一旁的吴文登轻声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崔亮缓缓摇了摇头。

另一边的杨九成道：“刺史大人，摆出了仪仗可黜置使大人却不亮相，这算什么意思？”

崔亮看了他一眼低声道：“沉住气，小心说话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只听楼船内赞礼生一声高唱：“工部侍郎封可言大人到！”

崔亮三人一愣，互视了一眼，赶忙叩下头去。

楼船二层，封可言快步走到中央高声道：“刺史大人，扬州众僚，请起！”

崔亮等率众僚属起身。

封可言道：“诸位大人，只因天候多变，黜置使大人宿凉侵体，偶染风寒，卧病不起，无法宣旨待朝。故而请众位暂且回转治所，听蒙召唤！”

众官闻言吃了一惊，面面相觑。

崔亮上前一步道：“怎么，封大人，狄阁老身染疾恙？”

封可言点了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
崔亮赶忙道：“黜置使大人在扬州染疾，下官心甚不安，不知可有需求，下官即供驱使，不敢迁延！”

封可言道：“狄阁老吩咐，伤寒之恙实属小疾，静养两日即可痊愈，毋须惊扰地方！请刺史大人放心，本官定会向狄公转达

大人的美意，至于劳动就不必了。”

崔亮躬身道：“如此便有劳封大人，下官告退，听候宣召。”

封可言拱手道：“狄阁老请本官代为致歉，诸位原有！”

崔亮等人齐齐躬身道：“狄大人代天子巡牧，卑职等岂敢受歉。狄大人太谦了，卑职等告退！”

封可言点了点头，转身走进身后的官舱中。

下站的崔亮和吴文登对视一眼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一旁的杨九成重重地哼了一声道：“好大的架子！”

崔亮猛地转过头低声斥道：“轻声，休得滥言！”

杨九成赶忙闭嘴。

崔亮冲吴、杨二人摆了摆手道：“回去。”

众僚属随崔亮缓缓退出码头。

大运河邗沟渠段的水面上空空荡荡，一片萧条。寒风呼啸，河岸四周寂寥无声。远远的，一艘孤零零的扁舟顺水而下，船头和船尾的甲板上站着几个人，不停地指指点点。

小船很快便驶到了近前，站在船头的正是狄公、曾泰和方九。在船尾的则是狄春、张环等卫士。

船头的方九对狄公道：“先生，这就是邗沟了。”

狄公点了点头，叹了口气道：“邗沟乃运河咽喉，北接淮水，南连维扬，往昔千舟屏水，帆樯竞渡；而今覆船之事屡发，河渠梗阻，漕运不兴，一派凄怆萧索之色。”

曾泰道：“恩师说得是。邗沟不畅，漕运停滞，南方各盐场产出的官盐无法运抵北方，恐怕山阳以北的各个州县都会严重缺盐啊。”

狄公深吸一口气，缓缓点了点头：“所以，一定要尽快查清邗沟覆船的真相，疏浚河渠，使漕运尽快恢复。此次，我们半道下船，微服到此，就是要向邗沟两岸的纤户们了解覆船当时的情形，听听他们怎么说。”

曾泰道：“是呀，这对我们尽快解开覆船之谜定有裨益。”

狄公点了点头。

忽然，身旁的方九道：“先生，您看。”

狄公转过头，只见不远处的河岸旁，出现了一座破落的村庄。

方九道：“先生，那儿就是我们上沟村了！”

狄公点了点头道：“村里还有纤户吗？”

方九忧心地道：“我们逃出来的时候，村里只剩下些老弱妇孺，不知现在的情形怎么样了。”

狄公对使船的梢公道：“将船靠到岸边！”

刺史府二堂的门“砰”的一声打开了，崔亮、吴文登和杨九成快步走了进来。

吴文登回手关闭了堂门道：“大人，狄仁杰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难道他真的是偶染风寒？”

崔亮缓缓摇了摇头道：“我看不像，这里面定有文章。早就听闻狄仁杰每次外放办案都要微服寻访民间，难道这一次他也是假托染病，实则暗察？”

吴文登吃了一惊道：“大人，如果真让他查到了什么，那咱们可就被动了！”

一旁的杨九成道：“嗨，二位大人也太草木皆兵了。什么微服私访，不过就是做做样子。而今，王周已死，那些穷纤户跑的跑散的散，剩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，能翻起什么大浪？大不了姓狄的说我漕衙贪领纤户的护漕款，到时候我就把所有责任往王周身上一推，给他来个死无对证。无凭无据，他岂奈我何呀！”

崔亮深吸一口气摇了摇头道：“狄仁杰乃当世名臣，你以为是浪得虚名？此人老谋深算，奸狡多诈，实在是个厉害角色。九成，你最好把身上的轻狂浮躁收敛起来，否则，大祸及身，悔之晚矣！”

吴文登连连点头道：“刺史大人言之有理。杨大人，你切不可轻忽怠慢，定要小心为是。”

杨九成无所谓地咧了咧嘴道：“放心吧，二位大人，我会小心的。”

崔亮道：“孙子云‘未战则谬算败也’。意思是，为大将者决战之前，一定不要只想着如何取胜，也要假设失败，要想清楚，如果己方失败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这样就可以在战前防患于未然，拾遗补缺，以策万全。”

吴文登试着问道：“大人，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
崔亮缓缓地说道：“意思就是，我们现在要静下心来，好好想一想，整件事情当中还有没有漏洞。”

上沟村中房倒屋塌，几乎已是一片废墟。时值正午，村子里只有几户人家的烟囱稀稀落落地冒着炊烟。村路上，两条老黄狗趴在墙旁，无精打采地晒着太阳。

狄公一行在方九的带领下缓缓走进村中，看着眼前的萧条景象，狄公不禁长长叹了口气。

一旁的曾泰向方九：“这，这就是你们村子？”

方九点了点头，痛惜道：“是呀，原本整整齐齐，热热闹闹个村子，就因为漕运衙门停发了护漕饷，弄得乡亲们吃穿无着。大伙儿活不下去了，到衙门去讨饷，却被官府说成是造反，杀的杀，抓的抓，眼见着好好的一个村子，就，就这么荒芜了。您看看，您看看，唉……”

曾泰摇了摇头道：“真是造孽呀！”

狄公铁青着脸，重重地哼了一声道：“你们能想象得到吗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漕运衙门，不过只手之权，竟能将百姓迫害到如斯境地，真是令人触目惊心！”

曾泰叹道：“如不是亲眼所见，的确难以置信。”

就在此时，不远处传来一阵尖叫声。众人吃了一惊，循声望去。

只见几个孩童从拐角处边打边跑，前面跑的是个年岁较小的孩子，手中死死攥着一把青草。后面几个大孩子猛扑上来，将前



面跑的小孩按倒在地，拳打脚踢，那小孩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可手里兀自死死地抓着青草不肯放手。

狄公等人赶忙过去，方九、狄春将孩子们拉开，只见那小孩将手中的青草搂在怀里，缩到狄春身后。

狄春生气地问那几个大孩子道：“你们怎么打人？”

大孩子指着受伤的小孩儿道：“俺们在挖芨芨草，他，他从后面跑上来，拿起我们挖好的芨芨草撒腿就跑。我们让他放下，可他不听！”

狄春愣住了，问那小孩道：“你怎么拿人家挖好的草啊？”

小孩瑟缩着道：“俺娘得了病，好几天没吃东西了……”

狄春惊呆了，从他手里拿过青草道：“怎么？你，你就拿这个给你娘吃？”

小孩子点了点头。

那大孩子骂道：“你偷俺们的芨芨草去给你娘吃，那俺奶奶怎么办？她也饿了好几天了！”说着，大孩子踏上一步又要开打，被狄春拉在一旁。

泪水滚过了狄公的面颊，他蹲下身将两个孩子搂在身旁，轻声道：“好了，都不打了。今天晚间，爷爷让人给你们买面吃，好不好？”

两个孩子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面？你说真的？”

狄公点了点头，转身对狄春道：“你和张环到附近镇甸上买些米面回来。”

狄春点了点头道：“是。”与张环快步离去。

一旁的方九长叹一声道：“先生，您不知道，这两年邗沟附近的家家户户都是用秫秸面混着芨芨草当饭吃，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呀……”说着，泪水涌出了眼眶。

狄公拍了拍他的肩膀站起身来道：“可怜纤户们，背井离乡，四处逃亡，只剩下些跑不动的在这里苦捱岁月，想来令人痛心。”

曾泰叹着气点了点头。

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认出了方九，扯着他的胳膊，问道：